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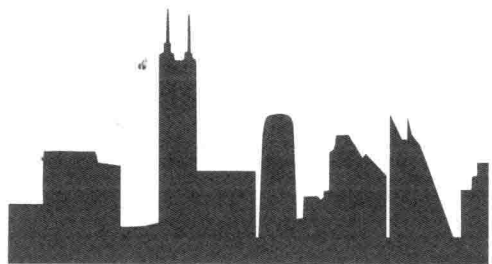


80后在深圳

何交灵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80后在深圳

何交灵 著

责任编辑：谭祎波 丁东亚

装帧设计：任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0后在深圳 / 何交灵著. —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80709-568-2

I. ①8…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0538号

80后在深圳

Baling Hou Zai Shenzhen

何交灵 /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 0755-83518017)

深圳市庆新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1.25

ISBN 978-7-80709-568-2 定价: 28.00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各位旅客，由长沙开往深圳的K1386次列车已经到站，请前往深圳方向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2005年1月27日晚，长沙火车站广播传来提示音。车站候车厅里往深圳方向的旅客像被捅开的马蜂窝一样，纷纷从座位上起来，提着大包小包，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喜色。由候车厅通往站台的大门一直紧闭，过了一会，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最前面的乘客摇着铁门叫喊道：“快开门啊，乘务员，开门！神经病，人跑哪去了！”排在后面的旅客伸长脖子焦急地张望着，生怕错过什么似的。门咣当一声开了，一个胖胖的女乘务员提着扩音喇叭快步走来。人群纷扰起来，伴着杂乱的说话声与行李车摩擦地板的声音，长长的队伍慢慢地收缩进去。

“各位旅客，由长沙开往深圳的K1386次列车已经到站，请前往深圳方向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播音不断地传来。胖乘务员提着扩音喇叭喊道：“深圳方向的，深圳方向的，还有没有没上车的？”喊了一阵，没人回应。乘务员正准备锁门，一男一女突然行色匆匆地跑了过来。女人肩上挎着手提包，大汗淋漓跑在前面挥舞着手，示意乘务员再等一下；男的吃力地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行李包，踉踉跄跄尾随其后。

“不好意思！来晚了。”女人讪笑说。

“都什么时候了，车都要开了。”胖乘务员似怨似怜道。

“我说，早点走吧！你老是那么拖沓。”女人边走边说，头也不回，把男的甩在后面有几米远。

说话的女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鹅蛋脸，皮肤白嫩，长发披

肩，但身上穿一件深黑色大衣增加了几分成熟与稳定。男人稍年轻一点，身体微胖，穿一件黑色西装，四方脸，虎头虎脑，目光闪烁不定，像是刚刚受到惊吓似的。

“没想到会堵车……”男人语气急促。

“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春运。有必要带那么多破东西吗？外面什么东西没有卖。”女人打断他。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停了下来，等男人过来，语言似乎缓和了些，说：“第一次去深圳，火车上人多拥挤，治安很不好，你要注意保管你的东西。”说完伸手接过男人行李包的一个抓手。此后，两人不再说话，抬着行李包来到车站站台。

一上火车，寸步难行的火车过道里装满了人，也装满了愤愤不平的怨声。站着的人手提着包，愁苦行李存放何处，扒开人群想往车厢走去，伸前脚进去，后脚跟一抬起，身体就悬空了，一会儿身体沉下来，行李却被卡在后面，只管“他妈的”一个劲地叫骂。几名男子把行李箱高高地举过头顶，眨巴着眼，等了半天，人群没有丝毫前进的意思，想放下来，无奈自己四周让人围得紧紧的，只好傻乎乎地一直举着。站台上，两个男人笑哈哈地将一个中年妇女抬起来塞进车窗，如同装一头猪。围在茶几上的乘客被这“不明飞行物”先是一惊，待妇女说明来意，大家又连笑带骂起来。车厢里，几个家伙脱掉了鞋子，脚臭熏天，使原本被这恶浊空气、嘈杂声浪、密集人群搅得心烦意乱的可怜的人们又增加了几分难受。

男人被这厚厚的人墙堵在门口，眼睛急切而又迷茫地找寻那个女人身影，嘴里喊道：“姐，姐。”只不过声音刚一出口就被湮没在这漫天飞舞的嘈杂声中。此时，火车颤动几下，像是冷不丁挨了鞭子，缓缓地开动了。“陈浩！过来！”女人从人群中使着劲钻了出来，嘟囔道，“站这里干什么，赶快过来啊！”语

气像是骂一个挺不争气的孩子。陈浩钻地道似的终于爬了出来，蹒跚地来到车厢。车厢的人相对少一些，但是过道还是被站着的人所填满。窗外的景物由慢变快向后移动，故土熟悉的一切也渐行渐远，陌生的景况纷纷接近又飞奔远去，似乎一下把人抛到荒无人烟的旷野，孤苦无依的悲凉感与惆怅的情绪一齐涌向心头。他急忙向车厢四周望一眼，姐站着斜靠在座位的后背的侧面，他越看越朦胧，越看越陌生，他定神瞧她那薄细小巧的嘴唇。“没错，是姐姐。”他想。他纳闷在这里什么都是陌生的，怎么会冒出一张熟悉的面孔，让他一下找不准现在的方位与时间。不管怎样，陈浩心底踏实了一些。

姐嘴唇紧闭，神情庄重，若有所思，又似乎什么也不想想，任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尽快结束这漫长而又煎熬的苦旅。姐高中毕业就去了深圳，在一家理发店当洗头妹，回老家时，常给他讲那些鲜为人知的打工者生活，深圳的形象此后就在陈浩的脑海里生下了根，它是那样的美丽、富饶、神奇与现实，它是成功人士的乐土、失败者的牢狱。姐只是不愿谈起自己工作，陈浩追问时，她只是凄苦地笑了笑。大学毕业后，陈浩提出想与姐一起去深圳，姐一时显得踟蹰不安，这次与她一路同行，不知怎的，姐的心情显得复杂异常，一改过去的关心，陈浩稍有不对，她就会来几句指责，过后，又略带歉意安慰两句。

姐弟俩都不想说话，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消散心灵烦闷的方法。

推车叫卖的阿姨，铆足劲推小车，像壮士开推土机，铲平这人山人海的丘陵，小车所经过之处，乘客腿被碰脚被撞，嗷嗷直叫，骂娘声此起彼伏。推车的阿姨，一步一回头，轻车熟路地一句叫骂，一句叫卖。坐着前面硬座上有一对夫妻，从穿着上看，妻子不失农家妇人的厚道。她面色困倦，把头往丈夫肩上微微

一靠，也许想感受爱情的温暖。丈夫虎着脸把她的头推开。没多久，妻子又靠了过来，丈夫厌烦地使劲一推，没想推开她又靠了过来，丈夫伸手朝妻子头上猛抽几下，再推开……

在这难于言说的憋闷中，人是那么的麻木不仁，各自用舒服一点的姿势，来对付这漫长的困倦与无聊；贪婪与自私，是那样的理由充分，而公序良俗之类的东西，在这里仿佛显得迂腐可笑。

车至郴州停靠，有两个男人走上了火车。走在前面的中年男人长得粗壮，另一个较瘦小。瘦小的着一身中山装，步态蹒跚，不断地颌首致意，朝车厢环视一周，站定以后，忽然提高嗓子，饱含深情地说道：“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兄弟姐妹！本人因在一次工地施工造成了左手残疾，无力谋生，只能靠乞讨，请各位行行好！啊，行行好！”说完，他将左手长袖撩起，露出他没有手掌的手，朝围观的人群面前一晃，乘客惊异地瞪大眼睛，怕滚水烫伤似的连退几步。粗壮的男子连忙应和道：“大家就行行好吧！他是在工地残疾的。工地，懂不懂！老板一分钱都没赔，帮帮忙。”肥头大耳，粗声粗气，乞讨，把这三个词连在一起，让人很容易联想他不是什么好东西。瘦小男子掏出一个口风琴，贴近嘴边，鼓起了腮帮子。

周围的景色缓缓向后移动，火车百无聊赖地滚过铁轨。靠窗坐的乘客，曲着手臂，把头埋在茶几上瞌睡，一会儿，又没精打采地肘起昏沉的脑袋。临近过道座位上的，仰面张嘴，头斜斜地低垂，到底了，又忽而竖起，到头了，又垂下；有的呼噜如雷，突然受到什么惊扰，转动着身子，安静下来，又转为春蚕吐丝。站着的乘客，只能企盼火车行驶得快一点，距离再近一点，或想象着车厢里有一张温软的床，躺在上面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这样美美地想着，麻痹的双脚遽然又酸疼起来。

坐在不远处的一个姑娘突然站了起来。她面容清瘦而白皙，扎着马尾，上身穿白色休闲衫，下身穿着牛仔裤，身形高挑，走到陈浩的跟前，她含笑道：“你坐吧。”

陈浩漫游的神思飞了回来，被这忽来的暖意弄得几分拘束不安。“嗯，不用……哦，谢谢！”姑娘把包往身上一挽，往车厢的尾部走去。

“姐，你过来坐！”陈浩喊道。

姐转过头，下意识地想摆手拒绝，但伸到半空还是收了回来。之后，面含一丝劳累的笑，走了过来。

“现在也会关心姐啦！那姐就不客气了。”姐坐了下去，往旁边的乘客递了一个友善的眼色，往内挤了挤，腾出了半个屁股的面积。然后拉着陈浩说：“你也坐一点。”

陈浩坐下去，脚一伸展，那双麻木僵化的腿如同麻醉药消散恢复神志般的酸胀疼痛。

“姐，站着真的累死了！还有多远？”

“早着呢，刚到韶关，才走了一半。”

“等我有一天当上老总，我一定给你买一张卧铺，让你舒舒服服地躺着过去。”

“等你当上老总，你就给我买一张‘无座’，我站着也舒服。”

“姐，难道你不相信你老弟有这个本事？深圳那么多机会，凭我这智商，我这运气，再加上我又能吃苦耐劳，我相信，不出五年，命运将改写。”

“哼，才站这么长的路就喊累，叫什么吃苦耐劳。‘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深圳是一座梦想的城市，也是一座很现实的城市，去了你就知道世间的酸甜苦辣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一个声

音重复了一遍，他们连忙抬头张望。陈浩笑逐颜开，急忙欲拉姐站起。

“你们坐！你们坐。我站一会儿。”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走了过来，礼貌谦让道。她纯真灿烂的笑容，是那么的真挚和暖心。她，第一次见你不会有陌生、窘迫，更不会给你带来精神压力什么的。因为你一眼就能感知她的生命底色：那随性而为的美丽思想、充满阳光无私奉献的爱心、出淤泥而不染的超脱的灵魂和那经过良好教育熏陶所蕴含的高贵气质，远远地看着她，看着她神圣而又和蔼地站在前方，你便会非常知足。这样的好姑娘，即使是坏人见了，或许也不会生出什么邪恶的念头。如果你是个至今未娶的男士，即使她答应，你也不愿意找她做女友，因为这样的姑娘所心爱的人儿一定非常优秀，你不愿意向她提起曾经见过的社会种种丑恶，担心她纯洁的心灵受到世俗污浊的侵蚀而永远失去最初的光彩。

陈浩在脑海里一层层地翻着，想起先前第一个给那个乞讨的胖子硬币的就是她。但他很快把这一幕拉上，回过神，带着几分羞涩欣喜地说道：“你来了？”

姐这时从迷惑中豁然起来，不过，仍然带着征询的口气跟陈浩低声确认。她站了起来，微笑道：“我是陈慰艳，这位是我弟弟陈浩，非常感谢你！”

“不客气！我叫华仁君，很高兴认识你们。去深圳？”

“是的，我们正准备去深圳，我弟陈浩大学毕业了，准备去深圳工作。”

“哦！我也是准备去深圳找工作，咱们同路。”华仁君想了想，又说：“第一次走出校门，听你姐弟俩讨论外面的世界精彩、无奈，我确实比较好奇。所以啊，我也想听听慰艳姐谈谈社会经验。”华仁君一脸的谦卑，说完后又爽朗地笑了。

陈慰艳刚才还有点自卑，听前面这个小丫头一说，心也就放宽了一些。她忽然觉得自己一下高大了起来。她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干过许多岗位，经历了许多的挫折，尝尽了各种苦头，始终有低人一等的自叹，可她确实又说不出什么深刻的道理来。于是含笑道：“我能有什么经验呢！只要人努力，就会有改变……”

陈浩忍不住抢问道：“你打算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也许是过于兴奋，也许是过于拘谨，他抛出的话落地不软不硬，以至于华仁君急忙把目光转了过来，为之一愣。陈浩脸上泛过一团淡淡的红晕，傻傻地笑了笑。

“先就业再择业。我对自己的期望不高，一出来什么东西都不懂，首先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再选择自己想干的。”

“那你想干的工作是什么呢？”

“想当个幼儿园的老师。因为我知道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教师是一个神圣而平凡的职业，对一些人来讲，好的教育会影响他的一生，而幼儿园教育是一个孩子的启蒙的教育，大家对此认识不足，许多人认为可有可无，这方面师资力量也比较缺乏；其次，只要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会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快乐。他们可爱稚气的脸，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他们天真无邪的奇妙想法，自由活泼的个性，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成长中丢失的美好品质，与他们在一起，你不会感觉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压力，你能找到通向快乐生活和缤纷世界的开关，在某个地方某个角落找回孩提的自己。”

“那你呢？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生产管理。做生产管的人多，富有挑战性，锻炼的机会多，发展的空间大。”

陈慰艳带有一种幸福性的揶揄语调说道：“你就不要说做管

理啦，能做好一个员工就不错了。”

“姐，你就这么不相信人？我不仅能做好生产管理，而且能成为公司最好的生产管理者。”

“呵，‘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把小事做好，再谈做大事吧。”

“一个人能扫天下的，不一定能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做管理的来讲，要的不是他事必躬亲，面面俱到，而是要求他具备组织领导的能力。”

“自己都不会扫，怎么领导人家？”

“慰艳姐，陈浩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有信念，有追求，这是好事，也许不出几年，人家就成功了呢。”

陈浩细细咀嚼着华仁君说的每一个字，他觉得每个字都是那么的亲切可人，好像是从华仁君的心底新鲜鲜地蹦出来似的，如此富有生命的张力。姐对他来说是精神的依靠，她读的书不多，她关心、爱护的话语，总是带刺般的听起来不舒服。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好的心情，只要跟她交流，往往令人扫兴。而华仁君却有着女人特有的温柔体贴，她知书达理、善解人意，自然质朴的语言，如潺潺细流依偎裸石，让他能找到策马奔腾的痛快、搏击海浪的壮志和仰望天宇的豪情。有时，他特别想为华仁君做点什么，只要她提出，哪怕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他都会全力以赴。他觉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心中那种朦朦胧胧的知己之情。

“查票啦，查票啦！把票拿出来啊，快点！”

两个乘务员从人群之中挤了过来，前面的一个瘦长，挎一个打票机，紧跟其后的一个，又胖又黑，一根牙签始终在大嘴里撬着。“快点，拿票，太磨蹭！”他对一个中年妇女嚷道。胖子走到华仁君旁，忽然放慢了速度，一双小眼睛不安分地上下打量着

她，他接过华仁君的票，终于掏出那根沾满唾液的牙签，毫无表情的脸闪过一丝莫名其妙的笑意，却又威严地问道：“你身份证呢？”华仁君被这猛地一问，不知所措，急忙把包里的身份证找出来递过去。

“湖北的啊？”

“嗯，有问题吗？”华仁君显得有些紧张，小声地应道。

“80后？”

“嗯！”

胖子哈哈大笑，脸笑成了一团花，眼睛眯成一条线。

“没事！没事的。”他说道。

大家疑云消散，心里释然了许多，也应和着胖子笑了起来。

“仁君，你站着也累，前面9号车厢有餐厅，那里有空位，你到那边坐坐。”

对于前面这个陌生的男人第一次亲昵地叫自己后面两个字，华仁君有点局促不安。

“谢谢！不用了，我自己有位置，让给这两位刚认识的朋友坐呢。如果你那里真的有位的话，帮我这两位朋友留两张吧。”

胖子的笑脸收了起来，又露出先前的神气，“也行，你们有空就到餐厅去！”

见胖子慢慢走远，陈慰艳故作神秘盯着华仁君笑了起来，华仁君也心领神会地红着脸笑了。陈浩一开始为华仁君担心，接着为之宽心，后来又为之闹心。他憎恨那个胖子，傲慢无礼，玩忽职守，滥用公权“泡妞”，最让他讨厌的是他的那对小鼠眼。

火车如同憋住劲的野马，一头扎进山洞，钻入长长的隧道。四周瞬间漆黑一片，车窗外的风声分外响亮，车轮碰撞铁轨的轰隆声震彻山谷，车厢里人们嘈杂的说话声都听不见了。一会儿，光线明亮起来，外面响声也跟着柔和了许多。

天渐渐亮了。列车在苍茫的原野上奔驰，所经之处，留下一串轰响。四周的景物犹如在睡梦中被吵醒一般，睁开惺忪的睡眼，迷惑地望着这辆匆匆而过的怪物。火车也像是追寻光明似的，似乎跑得更快一点，就能把后面的夜晚甩得更远。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天已经大亮，火车开始减速行驶，车厢里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人起身取行李架上的行李。忽然有人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大声说话：“到深圳喽！到深圳喽！”。陈浩忙着整理行李。就在这时车厢传过来一个声音：“仁君！仁君！”是那个胖乘务员，他从人群当中挤了过来，脸色显得欣喜与慌乱。

“仁君，你下车了？”

“是你？是呀！”

“那……以后……怎么与你联系啊？”胖子像一头被人驯化的黑熊，低着头，支支吾吾，完全没有当初查票那种傲慢和霸气。

“你就留一个号码吧！”胖子见华仁君一脸的困惑，急得满头大汗。

“哦。”

胖子掏出手机，又问道：“你号码多少？”

“1341037XXXX，再见！”

“我叫毕虎强，记得联系哦！”

随着潮水般的人群涌出车站，陈浩站立在深圳火车站广场，“深圳”两个字赫然地矗立在火车站候车大楼，以前在电视上广告中经常出现的这两个字的画面又在记忆深处重新唤起，它是那么的熟悉，仿佛随时给初来者一种他乡遇知己般的惊喜。

他慢慢地往前走上几步，又停下来。

和煦的冬日阳光，简洁明快的摩天大楼，黝黑发亮的大公

路，悠然散步的红男绿女，飘落在空气中的几句时尚的粤语……一缕淡淡的“小资”味道就这样在街头巷尾静静地弥散着，在人们的心里流淌着——只有真正的忙碌才能体会到真正的放松。抬头远望，矗立道路两旁的华丽新潮的高楼令人眩惑，滚滚车流如同百川归海奔腾而下兜头袭来，汹汹而来的商业气息在空气中密布伸展，一种莫名的紧张亢奋感让你兴奋又让你畏缩。

“这真是深圳吗？”当记忆的画面与现实的景象重合在一起，令陈浩激动不已。“我真的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深圳？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是的。深圳，我来啦！”

二

陈慰艳将陈浩送到深圳人才市场旁名叫“圆梦”的招待所就匆匆走了。圆梦招待所与人才市场相邻，离人才市场大约50米。这是一栋四五层楼的小楼，破旧但热闹，聚焦了很多天南地北来此落脚的人。

陈浩办完入住手续，上了四楼。招待所过道显得异常阴暗，几盏白炽灯不分昼夜地亮着，光线朦朦胧胧，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404房间门是打开的。从房间外能听见几个人在里面激烈地争论着什么。陈浩神态腴腆，拖着包，轻步走了进去，感觉蓦然闯入了他人的房间，浑身不自在。房里的人静默了。他们把目光转过来，好奇地打量着他。之后，又习以为常地继续谈笑。陈浩一边忙着整理行李，一边弯着腰竖着耳朵听着。

“前天投了三份简历，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大的。唉，怎么没有一个面试电话。刚才我还以为电话出现问题呢。是不是他们把我简历搞丢了？”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说。

戴眼镜的男人叫孙红勇，大约30多岁，平头小个子，以前在湖南某镇政府财务科当科长，不甘清贫，毅然辞职南下谋求发展。辗转广州，谁知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一个多月过去了，工作没有结果，只得将期望一降再降，没想到谋一个财务员的差事也成了难事。这次奔往深圳，也实属无奈。

“我以刘长长的人头担保，这样的事绝对不会发生。”一个卷头发的年轻男人强忍住笑，故作镇定说道。

“你们争论问题把我拉进来干什么？”一个瘦小伙说。

“那是因为你的头比他头值钱多了。”孙红勇笑得直打战。

“什么呀？”

“你是硕士，难道不高贵么？”卷发也笑了。

“这跟硕不硕士没关系。你为什么不说你比我更年轻，年轻就是资本，是不是更值钱了？”

“不跟你们聊了！请问你是哪里人？”见陈浩没哼声，卷发又笑着说：“兄弟，叫你呢！”

陈浩愣了一下，指着自己说：“叫我吗？”

他点了点头。

陈浩没听清他刚才说什么，就随口而出：“哦……是高贵……”

几个人笑了起来，陈浩的脸颊通红，转过身，难堪地跟着笑了笑。

“你们这帮家伙，不要欺负人家新来的。”一直在一旁不说话，颧骨高突，下巴尖细，有点秃顶的男人劝告道。

“我们这宿舍哥们爱开玩笑，你不要放在心里去。慢慢你就习惯。”

陈浩见这位年长秃顶的男人言语挺友善，就问道：“请问这位大哥，找工作是在前面的‘人才大市场’吗？”

秃顶的男人迟疑了一下，喷出一口笑：“当然是在‘人才大市场’喽！”

“那怎样才能进去？”

“你到柜台花5元钱，买一张票就能进去。”

“那柜台在哪呢？”

“柜台在……唉，小兄弟，你是不是刚毕业？”

“是啊，刚从学校出来。”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一起去。我叫贺凡。”

在外人看来，贺凡曾在一家令人羡慕的公司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采购员，但他却不以为然。他经常说：“工资不高，不知好在什么地方？”他说话缓慢，而且富有条理，对外界的新鲜事物不太敏感，如同他一年四季都穿在身上的白色夹克一样。

第二天，陈浩起了个大早。贺凡躺在床上，手枕着头，望着天花板发呆。“小陈啊，今天起得这么早？”贺凡忽然起身拿起一张纸，边拿边说道。

“是啊，今天第一次去，想早点过去。”

“没那么早的，八点半才开门的。”

“哦，那也没关系，反正也睡不着。”

“找工作慢慢来，不要急，你看这帮家伙，有的来了20多天了，有的来了一个星期了，都在找，别急啊！”贺凡把纸放在一边，转过头对陈浩说：“谢华也是刚毕业的，卷头发那位，你们可以交流一下。”

清晨，在深圳罗湖区宝安北路，交通就渐渐开始堵塞，汽笛声不绝于耳。从小街、路口与公交车上移过来的星星点点的人，汇聚成一支渐行渐大的求职大军，浩浩荡荡，蜿蜒几公里，仿佛经历严冬漫长的肃静，春意初露，万物复苏。人头攒动的马路

上，提着或背着小包，拿着文件夹的人们穿戴整齐，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不同的表情，或充满希望或是无奈与焦虑……一个人的脸，一天可能经历过希望、无奈、焦虑复杂的过程，生活不仅在考验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更考验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难理解，这条长长的队伍，每天都有新人加入，每天都有人出去。

广场是一个宽阔的场地，正中有一个巨型LED显示屏，一行行招聘信息滚动播出。侧面是一栋四五层楼高的建筑。在建筑靠近街道旁挂着一块门牌，上面用红字写着：“人才大市场”。

招聘大厅几排招聘展位依次展开，黑压压的人流暗自涌动，声浪如同千只万只蜜蜂进入蜂窝嗡嗡作响。一个个展台，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面试完了的求职人员从人群里拱了出来，有的伸着舌头，脸上挂着一丝神秘难堪的微笑，有的双手捏紧复试通知单，满心欢喜，如获至宝。外面手持简历踮起脚跟伸长脖子焦急张望的求职者，待里面的人一出来，他们便像猪抢食似的钻头觅缝添了进去。

一个长得胖胖的人事，亮起嗓子，慷慨激昂地向过往的求职人员介绍“咱们”公司的实力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一会儿功夫，他的展位上就被竞聘的人们团团围住，火爆异常。“工资多少？”不断有人问。他见挨不住了，就报了一个数。只听见现场一片嘘声，大伙无趣地散开了。

“哎！你们别走！”他抬起头，冲他们喊道，“不要只看眼前嘛，我们是小公司，过两年就是中大公司，工资也会水涨船高的！”

陈浩瞄准了一家公司“行政经理”的职位，他认认真真地将招聘要求看了好几遍，跟自身条件比了又比，觉得除了三年管理经验之外，其他条件都靠谱，好像这个职位是专为他设立似的。他想象着他站在前面，考官愉快地收下自己的简历，自己对答如